

他很忙，第一次约他，去德国了；第二次约他，在法国；第三次终于找着了，可是他的行程都排满了。终于他还是答应挤出一个小时。

那么好吧，在南山路的美院咖啡厅乖乖等他，刚走进，服务员就说，找王院长吗？他坐那个位置的！“他还有专座啊？”服务生觉得我问得挺好笑，“他喜欢坐那个位置，我们这没人不认识他。”

建筑狂人

“中国只有一个半现代建筑师，一个是我，半个是我导师”

南山路中国美院的咖啡厅，在我眼前的王澍，看得出来之前的几分钟还在忘情投入工作，眼神还未抽离一般。卡其色的外套，略微富态的身子很亲切。不过一落座，话匣子就打开了，不动声色但是句句不离建筑，一点都不像人们说的那样难以接近。

说起他的身份，有人称他是艺术大师，也有人说他是建筑狂人，而他更喜欢说自己是个造房子的。他出生于新疆，西安人，先后在南京上海辗转，最后还是在杭州待了21年。用他的话说，自己本身就是个复杂的综合体。

1985年，王澍做了平生第一个他觉得符合他理想的建筑——南京的华侨饭店。在他看来，建筑必须是有生命的，和大自然连在一起，有和谐共处的一面，于是在那间饭店的周围，至今还能看到他设计并保留的大片绿地广场，这在高楼林立的大城市，已经少之又少。

接受过很多国外媒体采访的王澍，却不会有半点保留，很多艺术家孤傲却总是不肯承认，可是他张口就来一句，“我的身份很复杂，并且很孤傲。”他的孤傲，早就有所耳闻，据说“中国只有一个半现代建筑师，一个是我，半个是我导师”这句话是在读研究生期间，在北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说的，大约是在1987年。他还提出了很多口号，“反地标建筑”、“反风格化城市”，就是这样带点调侃又有些狂的调调，却又让许多建筑大师很欣赏，甚至连国外都出现了山寨版的王澍设计。

在他的作品里，很多都是备受争议的，这也许是他出名的一个原因，比如三桥旁边的钱江时代，用200余个2层楼高的院子叠砌起来，结构如编织竹席。业内人士对这个建筑的好坏评价不一，不过王澍却说既然入住率已经达到90%，那么也许就能说明一些问题吧。他想要的效果就是，楼和楼是错开的，楼和楼的间距很小，但是不影响采光，门口都有



钱江时代的垂直院宅



美院象山校区一角

庭院，屋前屋后可以养花种草。“当时在做这个楼的时候，正好是现代化的时间长了以后，很多人开始关注园艺，于是我就在设计的时候，门口都留了大土池，即使是住在20层高的房子里依然可以种五六米高的树，现在已经有人开始种了。”他说，住在这里，你可以站在楼下，对着别人说那个上面种大香泡树的就是我家！而不是一排排呆板的窗户，多么有生活趣味。

理想主义大师

“我们不是设计一个房子，而是要建造一个世界，只有植物、动物、河流、湖泊与人和谐共生才能称为一个美丽的世界。”

来到位于杭城西南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园，王澍一副归家的表情。开放式的校园有如是到了另一个王国，天气很好，正是午后太阳最热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学校还没有开学，空空荡荡，静谧得让人都不舍得大声说话。不知道怎么形容美院，如果说没有去过的话，去里边兜一圈，会觉得是做了一个梦，这哪里是一个学校，简直就是一个理想化的王国。你看到的是不规则的超大建筑、不规则的窗户，极富后现代意味的建筑上，你还能发现居然用了瓦砾这样传统而亲切的元素。

阳光很明媚，一路经过用废弃的砖头砌成的通透围墙，王澍说，环保是他最注重的一方面，所以材料基本都遵从环保去的，说话间，身后是一群白白胖胖的鹅在围墙边休憩，“小心哦，别小看了这鹅，它可是会咬人的！”王澍又指了指不远处校园中间的山头，那上面还有几千只白鹭。他说建筑和自然是分不开的，当时选这个地址就是看中了这座象山，还有这中间的一湾水。

整个象山校区，建筑占一半，自然景观占一半。建筑群随山体扭转、断裂，兼顾着可变性和整体性。建筑的底层使用了龙井茶园石坎的干砌石建造法，像土地里生长出的竹笋般带有土壤的气息。一味模仿的建筑，是无论如何也嗅不出这般味道来的。

站在象山的半山腰，王澍指着对面说那座叫做狮子山，所以这里是块风水宝地，“建筑需要有一个好的地理合适的地方来表达，这里有山但不高，两条小水又不宽，份量清淡，很适合杭州的气质。”他说他留在杭州，也是因为这个地方有耐人寻味的气质。

许多年轻人喜欢他的作品，因为他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，他曾经让学生们用可乐瓶盖房子，“让他们用可乐瓶，只能用可乐瓶，来建造一所能住的房子，于是学生会动脑筋怎么让它坚固，怎么让它们连接起来，这是一个有趣的创造过程。”“最后成功了吗？”“成功了啊！就在钱塘江边上，但是没有人敢去里边住，因为是夏天完工的，所以很热，后来到了冬天因为结冰，就成了令人震撼的非常美的一个作品。太阳一照，晶莹剔透的！”



用可乐瓶建造的作品，出自王澍学生



美院象山校区雪景

城市化批判者

“站在西湖边看，杭州就像夜总会”

“滨江是一座睡城”

王澍总是语出惊人，对于杭州他有很多话要说。

“现在你站在西湖边往城市里相望，就像是一个夜总会。”

他说大家对城市的理解还是受美国的影响很大，“美国是个没文化的地方，发展成那样，但是杭州不能那样，毕竟杭州是个有文化的地方。”“杭州30年前和巴黎是很像的，一个和巴黎很像的城市，现在怎么看有点山寨版的美国城市，这是衰落的表现。一个又一个的大型楼盘的出现，就像是城市的肿瘤。”

说起这些，王澍眯起眼睛滔滔不绝，“不过好在杭州已经开始觉醒了，已经开始修复和保留，这些都是好的，但是很艰巨，真正核心和主体部分已经基本没有了，破坏得太严重了。”

今年的10月，改造过的中山路即将开街。“杭州还是有进步的，比如中山路现在就不能强制性拆迁，不想走可以不走，还住那，其实城市的相当一部分的文化是靠着人来体现的，如果人都搬走了，那就不存在城市了。”

“河坊街这样的载体，能体现杭州吗？”“河坊街上现在都不是杭州人了，都是做生意的，满街都是游客、商人，整条街和城市的生活是没有太大关系的，其实最打动人的人的生活，在巴黎你可以看到当地人开的一家小商店，以及很古老的建筑里依然住着人，非常有城市生活气氛。”

他对北京的胡同特别有感情，“北京的老外喜欢窜胡同，他们想体会的是一个城市的气息。所以城市不可能在短时间里人为地塑造出一个城市的气质来。所以我反对城市化。”

妻子陆文宇在一旁笑说，“他总是称中国的城市都是山寨版的，哈哈。”“城市化你很难讲它是好是坏，但是目前看来，挺山寨挺无趣的。”

这么多年了，他还是坚持待在杭州，江南是个风水宝地啊，真正好的东西并不是在聚光灯下，待在杭州有隐秘性，才可以静下心来做事情。“如果把苏州的城市结构放进西湖就完美了。”他总是做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构想。

回去的路上，他还是不忘批判，“南北高架很愚昧，它将杭州最好的城市结构严重地破坏了。”车子沿着钱塘江而过，依然眯着眼睛，他指着江对岸说，“这，是一座睡城，人们以为它（滨江）会像浦东那样漂亮，可惜人们只在那里看到房地产的扩张，而没有将经济和园林都配套起来。所以到了晚上，它，就是一座睡城。”

对于城市，他有说不完的理论，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便是思考，于是笑说自己不会开车，也是因为太喜欢思考，“一边走一边想，有时候都不知道路是怎么走完的。”他的妻子陆文宇认定如果他成了司机，后果一定很严重，于是妻子便成了他的御用司机。

Q: 回顾在杭州的这些年，你觉得什么是你最得意的作品？

A: 不能说得意，应该最喜欢的还是转塘的美院。他是我对建筑理想的实践。

Q: 别的城市会有标志性建筑物，杭州似乎没有特别明显的，你觉得未来有可能有的话应该是怎么样的？

A: 杭州不需要地标建筑，有西湖就够了。

Q: 你最理想的杭州的城市建筑风格是什么样的？

A: 城市是一个延续的生命，它的风格不该是人为设想的，而是自然形成的。

Q: 你最喜欢哪个城市的建筑风格？

A: 巴黎，这是一个让你觉得有内容的地方，有深入阅读的欲望，她保留了几千年的文化根基。

Q: 有人说你广受关注是因为你喜欢搞另类，你觉得呢？

A: 说话那人肯定不够了解我。

Q: 怎样做到传统和当代兼具？

A: 现在的将来也会成为传统，传统和现代这个是很难界定的。